

白話散文源流

近百年中國文章變遷史

這是一本有趣的、可輕鬆閱讀的「散文史論」。作者以「閑話」筆調娓娓道來，對中國白話散文的發生、發展作出了全新闡釋，並從胡適、周作人、魯迅、林語堂等人的創作中梳理出今天「中國文章」的基因和奧秘。





語言文學類 PG0584

白話散文源流

——近百年中國文章變遷史

作者 / 劉緒源
主編 / 蔡登山
責任編輯 / 孫偉迪
圖文排版 / 姚宜婷
封面設計 / 陳佩蓉

發行人 / 宋政坤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印製出版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http://www.showwe.com.tw>
劃撥帳號 /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展售門市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 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圖書經銷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114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28、32號4樓
電話：+886-2-2795-3656 傳真：+886-2-2795-4100

2011年8月BOD一版
定價：30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2011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白話散文源流

近百年中國文章變遷史

劉緒源／著

目次

敘衽無間言

——序《白話散文源流》

——近百年中國文章變遷史》／鯤西

005

上編

一、「談話風」的誕生

011

二、文人傳統與創作生命

023

三、一清如水

035

四、臆鼎一變

049

五、在人世的大沙漠上

065

六、「苦雨齋」的文脈

079

七、給他們的好世界留點缺陷

093

八、「魯迅風」的妙處

105

下編

九、林語堂與「禮拜六」	1	2	1
十、文學市場與幽默實驗	1	3	5
十一、從《人間世》到《宇宙風》	1	4	9
十二、京派散文：「即興」與「賦得」	1	6	5
十三、女性散文，及散文之大小專雜	1	7	9
十四、新散文的危機與回歸	1	9	5
十五、誰是「五四」新文學的對立面	2	1	1
十六、臆想明天的散文及研究	2	2	7
小跋	2	4	1

敘衽無間言

——序《白話散文源流——近百年中國文章變遷史》

鯤西

劉君緒源《白話散文源流——近百年中國文章變遷史》頃已殺青，這本身不是文學史，但它的視點將來必有助於文學史的編寫。自五四新文學運動起，白話取代了文言，這就產生了新的文體——散文。在最初周作人提出這個觀念時，他還是非常小心的，因為當時他自己對於西方的散文特別是英國的散文，還沒有達到完全瞭解的境地。隨著《晨報》副刊的創立，一時名家都在上面寫文章，所以散文體在中國的風行，主要是靠大報副刊起作用，譬如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南方的《申報》的「自由談」，《時事新報》的「學燈」等，都為當時的散文家提供了園地。

本書作者是較早企圖解讀散文的開拓者，在他早年所著的《解讀周作人》裏，就嘗試通過文體，分析上世紀三十年代的苦雨齋散文，此書受到老少讀者同樣的欣賞，其原因就在於作者從文體來解讀。譬如有人要研究周作人的思想，可以從他所推崇的中國的俞理初和英國的靄理斯加以闡述，但這樣研究的結果就成為一篇思想性的論文，而劉君的《解讀周作人》另取一途，從文體入

手，從而看出了周氏散文的特色就是苦澀。他現在著手的對於整個散文淵源的分析，我以為，也是從這一出發點上開始的。

在白話新文學出現之前，還有一個它的對立面，這就是梁啟超的新民體。梁啟超的新民體曾經風行一時，它的文氣十分強盛，譬如寫羅蘭夫人一文，文章鏗鏘有力，極其容易感動人。但新民體實際上是八股文的變體，所以雖然風行一時，並不能取代白話。胡適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梁啟超的影響在，他總是以加重語氣來推衍，實際上對文章的意思並沒有增加，只是一種行文的方法，這就是受梁啟超新民體的影響。

周作人對散文文體提出了「餘情」這個概念，這就真正說清了散文文體的優雅所在。在西方，蒙田被認為是最偉大的散文家，莎士比亞也受過他的影響。蒙田所以偉大，就是無論遇到什麼題材，他的散文都以親切自然取勝。他的特色，用一位英國詩人的話說，即他寫的就是他腦子裏所想的，所以他有一句名言：我懂得什麼？（Que sais-je ?）他總是這樣自問再發而為文，這就把自我、把「餘情」調動起來了。在本書中，劉君發掘了許多散文家，也都合乎蒙田的這一句話。自然地表達自己的想法，這就變成一篇優雅的散文。

上世紀三十年代，林語堂創辦《論語》、《人間世》，可謂異軍突起，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是對左翼思潮的抵禦。所謂幽默云云，就是要文章寫得真實有味，問題其實不在於幽默，而在於講真情。從後來歷史的發展看，林語堂提倡這種文體，和周作人的文章風格一樣，一

直影響到抗戰時期的《古今》雜誌。今天被認為的許多散文名家，有不少就是在這些雜誌上成名的。

對於中國白話散文的發展，我們可以借鑑西方，因為在西方，學院派起了決定的作用。本來學院派都是比較保守的，但大西洋彼岸傳出的新思潮，逐漸被作家和學人所吸收，這就意味著學院的影響對當代思潮起了主導作用，而散文無疑是受益者之一。

在美國，現在有專門刊登散文的刊物，同時，美國大報上的書評也逐漸散文化了。而我們中國散文將來的發展和繁榮，還不能簡單地看待，那還需要靠有力者的進一步提倡，還要看能否出現一些真正具有權威性的大作家——比如五四以後出現的那許多散文大家。竊以為，對中國散文的更大威脅來自小說創作，小說創作的勢頭遠遠壓過了散文。

如前所述，本書作者從對周作人作品的解讀開始，就深深地體現了敏銳的分析力，這部長稿可以說是以解讀周作人為起點的。對於文體的解讀，應當說作者是一個開拓者。希望他的研究能對散文體的發展起到推動作用，我同樣希望中國散文能如他所想像的那樣繼續繁榮下去。

本書作者對資料的收集和對整個散文思潮源流的把握是極為細緻的，堪稱既勤奮又極敏銳，於此竊不自量引用古人「斂衽無間言」這樣的溢辭來稱許作者的成就。是為序。

二〇〇九年八月寫於上海

上編

本書是一束「閒話」。所談的，是自「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中國白話散文的產生、發展和衍變。

這裏的「白話散文」概念是廣義的，既包含了胡適所說的「長篇議論文」，也包含了周作人所說的「美文」，還包括魯迅式的雜文，當然更包括各種抒情議論敘事的隨筆散文，或者，也可以說，就是指的「中國文章」吧——我想找到今天的中國文章形成和流變的源頭。

一、「談話風」的誕生

一九二二年六月八日，在中國文壇上，發生了一件看起來小得不能再小的事。

就在那天的《晨報》第七版，登出了一篇僅五百多字的短文，署名子嚴。當時《晨報》還沒有副刊，這第七版不久就將改成「晨報副鐫」——這是中國現代報紙副刊的「起首老店」，不過那還得再過些時日。

子嚴，是北大教授周作人的化名。這篇文章，就是後來被收入《談虎集》，又被作者全文引入《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一集·導言》中的〈美文〉。文章的立意是經過長期醞釀的，是作者一直在思考的，但文章寫得有點匆促，這從文詞上不難看出來。

〈美文〉一開頭就說：

外國文學裏有一種所謂論文，其中大約可以分為兩類。一是批評的，是學術性的。二是記述的，是藝術性的，又稱作美文，這裏邊又可分出敘事與抒情，但也很多兩者夾雜的。這種美文似乎英語國家裏最為發達，如中國所知的愛迪生，蘭姆，歐文，霍桑諸人都做有很好的

美文，近時的高爾斯威西，吉欣，契斯透頓也是美文的好手。讀好的論文，如讀散文詩，因為他實在是詩與散文中間的橋。中國古文裏的序，記與說等，也可以說是美文的一類。但在現代的國語文學裏，還不曾見有這類文章，治新文學的人為什麼不去試試呢？

周作人先把外國文學中的這一品種統稱為「論文」，再從中分了批評的（學術性的）與敘事、抒情的（藝術性的）兩大類，他把後者稱為美文。但對稱為美文的那一部分，依然視其為「論文」。這是否有點奇怪呢？我想，這與他從「英語世界」裏取來此一品種，是大有關係的。英語裏，論說文和散文隨筆都稱為「essay」；但科學性的論文稱paper，學位論文、畢業論文等正式的「論文」也稱「thesis」。周作人所指的顯然是前者，也就是「論說性質」的文章，即使是敘事、抒情的美文，也還是帶有議論性的。他在後文中也談到了抒情，談到了詩，但他強調：「他的條件，同一切文學作品一樣，只是真實簡明使好。」他還批評了當時《晨報》上的幾篇文章是「落了窠臼，用上多少自然現象的字面，衰弱的感傷的口氣，不大有生命了」。可見，即使是抒情，他也以英美散文中的「essay」為指歸，要合於廣義的「論說」，而不是一味地文人氣地「濫情」。

再看他在其他地方的論述，我們就可理解得更確切些。在《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一集》的〈導言〉中，他之所以全文引入這篇〈美文〉，目的正是要借此批評當時的一些散文只能夠「說得理圓」，卻「沒有什麼餘情」。從這裏不難看出，他所強調的「論文」的「詩化的性質」，最根本

的，還是在「論文」之中，要能容納這種真實的「餘情」。用我們現在的話說，也就是要寫得從容、隨意、豐饒，有餘味，耐咀嚼。具備了這些特點的，像錢鍾書的《舊文四篇》，雖然是說理的，是批評性、學術的，也還是美文；像楊絳的《幹校六記》，是記事的，但「真實簡明」，沒有太多的「自然現象的字面」和「衰弱的感傷的口氣」，無疑更是美文。

那時候的作家其實很有意思，周作人是他們中比較突出的一位，他有了一個想法，就很隨意地說出來，每次的說法不盡相同，但想法則是一貫的，這就需要你去揣摩和領會，需要一種感悟，卻不能通過他們前面用過的概念作簡單的推導。這正是讀他們文章的趣味所在。周作人在後來的《近代散文抄》的序言中，對於上述的「論文」和「美文」又有了一種說法：「小品文則又在個人的文學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他集合敘事說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裏，用了適宜的手法調理起來，所以是近代文學的一個潮頭……」在這裏，他用了一個人的文學」、「言志的散文」等，而最令人注目的，還是把「敘事說理抒情」全都包含在這「小品文」裏，當然須得「浸在自己的性情裏」，這是一種很巧妙的提法。此前不久，在為俞平伯的散文集《雜拌兒》寫的跋中，周作人乾脆說，自己所謂的「論文」，「或者不如說小品文」。然而，也就在他應鄭振鐸的介紹選編《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一集》時，卻又說：「對於小說戲劇詩等等我不能懂，文章好壞還似乎知道一點，不妨試一下子。選擇的標準是文章好意思好，或是（我以為）能代表作者的作風的，不論長短都要。我不一定喜歡所謂小品文，小品文這名字我也很不贊成，我覺得文就是文，沒有大品小品

之分。」（《散文二集》選編感想），載一九三五年一月《新小說》。現已收入《周作人文類編·本色》）這又是為什麼呢？這又該怎麼理解？我想，他依然是忠於自己的想法而又表達得率性隨意的，而他的想法在這十多年中也是有所發展的，可是歸根結底，他真正想要提倡的，並不只限於一種體裁，而是一種文風。他在這裏列為選擇標準的，是「意思好文章好」，「能代表作者的作風」，且「不論長短」。這樣說好像有點空泛，好在我們在下面還要說及。

還是回到周作人為新文學大系所寫的「導言」上來。在引錄了自己的《美文》後，他又引了胡適《五十年中國之文學》中的一段話，那可是關於新文學發展的總結性的文字：

第三，白話散文很進步了。長篇議論文的進步，那是顯而易見的，可以不論。這幾年來，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發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這一類的小品，用平淡的談話，包藏著深刻的意味，有時很像笨拙，其實卻是滑稽。這一類作品的成功，就可徹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了。

胡適在總結新文學的成績時，一共舉了四項，即新詩、短篇小說、白話散文，及戲劇與長篇小說，他認為最末一項「成績最壞」。而這第三項，其實是他評價最高的。幾年後，朱自清在他的《背影》序中也呼應說，新文學運動以來，「最發達的，要算是小品散文」。

胡適畢竟是高屋建瓴，大處著眼的，他不僅對新文學各個門類的發展看得清清楚楚，而且，在談到發展得最好的「這一類的小品」時，他很不經意地寫下了「用平淡的談話，包藏著深刻的意味……」的話。這其實是點睛之筆，他把周作人最想提倡的，超乎「小品小品」之上的那種風氣，給點出來了。而且，胡適所談也的確不局限於小品，他說白話散文，一開始就包括了「長篇議論文」。

胡適此文發表於一九二二年三月的《申報》。魯迅曾說此文「警闢之至，大快人心」。這以後，多有將五四以後的白話散文（主要指小品文，但又不限於小品散文）稱之為「談話風」的。這一提法是否從胡適始，我未作認真考據。但胡適的總結無疑十分緊要。

以上所說的，都是七八十年前的老話了，為什麼現在還要重新提出來呢？我想，這是因為，我們對這些老話的意義，還沒有真正認識透。一說到「談話風」，我們總是把它歸結到散文批評中去，或是看作散文的語言風格的一種，只在文學批評的一個分支中占了一席之地。而其實，「談話風」的出現，不僅影響到散文，也同樣影響到小說創作，影響到學術批評，影響到中國文學的各個方面，甚至可以說，這正是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的標誌之一呢。

我們不妨再來作些考察。先看這一段——

北方的牛一般分為蒙古牛和華北牛。華北牛中要數秦川牛和南陽牛最好，個兒大，肩峰很高，勁兒足。華北牛和蒙古牛雜交的牛更漂亮，犄角向前彎去，頂架也厲害，而且皮實、好